

序

——迎接台灣文學新世紀

總編輯 彭瑞金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1996年主持年度「台灣文學年鑑」編輯事務以來，今年是第一次委由大學教學機構承辦編輯業務。文學年鑑的出版，是文學界的大事，無疑也是文學發展的要務，回顧過去一年文學界的種種，固然是為歷史的腳步留下見證，但從過往的經驗裡，找尋大步向前的力量，也是我們檢視歷史時，更為重要的目的。年鑑之鑑往知來的文學教育意義，是我們毅然承接這項文學界要務重任的主要理由。

靜宜大學中文系是國內大學中文系最早設有台灣文學課程的學系之一，在大學部，「台灣文學史」等課程是必修學分，中文所裡設「台灣文學」，已有多年歷史。系內有六位台灣文學課程的專業專任教師，這和國內已設有台灣文學系所者相較，陣容也不遑多讓。籌備中的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已經教育部正式核准自2003年開始招生。基於這些背景條件，本編輯計畫主持人，也是靜宜中文系主任鄭邦鎮認為：雖然我們都是編輯文學年鑑的生手，但我們擁有充實的人力

資源，應該本著對台灣文學的使命感，轉換成實踐的行動，勇於接下年鑑編輯之挑戰。他自己就帶頭實踐，為此開了一門「台灣文學紀事編年」的課，培養未來年鑑編輯人才的生力軍。

「台灣文學年鑑」的編製，已有一段小小的歷史。過去，無論是民間做的，或是由政府主持的，都已經為年鑑編製立下了一定的規模和範式，前人的貢獻，我們由衷地表示敬意和感謝，這是台灣學界把「文學年鑑」當一門學問研究的開端。做為繼往開來的一環，我們深信這是一門深奧而有宏遠前景的學問。因此，我們除了前人訂定的規模和範式為基礎外，也參考國外的年鑑編製情形，和開設年鑑課程的心情相同，希望這是一項每年都能精進的文學界要事。當然，我們也希望所有參與這項工作者，因參與這個工作隊伍，而點燃心中為台灣文學做工的熱忱，達到年鑑編製散佈台灣文學火種的意義。

其實，不待旁人提醒，我們都知道年鑑的編製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

作，要把過去一年的文學活動記錄下來，要做到巨細靡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提綱挈領記其大要，恐怕無法善盡年鑑鑑往知來的任務。這也是我們接下這項任務之初，發動十數名研究生和助理人員，以地毯式蒐集的方法，不希望漏掉過去一年文學界的大小事，然後再由所有的編輯委員討論出年鑑論述、報導的綱目來。在蒐集資料的方法上，的確是土了些、拙了些，但我們相信是比較踏實的作法。在決定年鑑的撰寫綱目及撰稿人選方面，也經過多次討論和修正才定案的，我們的基本信念是，台灣文學年鑑是屬於整體、廣義台灣文學界的文學活動記錄，無論是記錄的含概面向和報導的縱深，務必要先做到全面和真實、忠於事實的原則。

由於接下這項編輯任務時，2001年的台灣文學活動已經是「歷史」，爲了盡力還原歷史的真相，我們的研究人員，尤其是研究生整整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去完成他們分配到的蒐集對象，可謂吃盡苦頭。多數的人參與這項工作，都是全新的研究、學習經驗，相信吃下這些苦頭不會是徒然的。參與編輯方針

定訂、確立年鑑編輯綱領的，除了主持人和我之外，都是靜宜中文系台文課程的專業老師，也都是台文界學有專精的新銳學者，他們提供了年鑑編輯跨領域、跨世代的文學思考，也負起了主要資料審定和撰稿的重責大任，如果未來2001年台灣文學年鑑能呈現出朝氣的一面，都是他們的功勞。

固然年鑑的編製，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不過是「即時的報導」而已，我們也相信，任何文學思潮的形成和轉變，都不可能是瞬間與突然，或許十年、二十年才是合理而適切的文學歷史動向和文學思潮風向，比較適切的觀察期程。因此，文學年鑑應是記錄性，也就是真實性高於一切的文學報告書。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也讓實際擔任第一線資料蒐集工作的研究生，參與編輯方針的討論，就是希望藉集思廣益，做到記錄、記實的全面性，是否做到了？做到了多少？我們接受公評，但我們想藉此表述我們對「年鑑學」的基本概念。其次，年鑑有別於文學新聞的報導，也是我們所確認的，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它應該在報導之外，尚具備鑑察的功能。如果

說，過去一年，整個台灣文學界的運作是一種文學產能的發揮，那麼，年鑑除了記錄過去一年的產能和實際產量之外，它也應該有品質管制的品管報告吧！當然，文學成果的呈現，並不可等同於其他的生產品，可以完全憑客觀的量化或品質鑒定標準予以「品管」，文學產品的鑒定、鑑別，有無可避免的主觀意識的影響，我們以對人、事、物（作品）的深度報導來取代主觀優劣的評鑒。我們也顧慮到了，在選定某些人、事、物做為「深度報導」的議題時，就難免受到了主觀意識的操控，這也是我們事先在地毯式蒐集資料和廣徵多元編輯意見時，試圖避免的偏失。作為2001年，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文學記錄，它劃時代的意義，或許只是抽象的、符號的，但瞻前顧後，階段性的省思意義仍然是具備的。

台灣新文學在二十一世紀經歷的八十年歷史，並不是一段平順的發展，受到文學以外的因素干擾極大，能夠在世紀末出現「台灣文學年鑑」，象徵台灣文學的發展進入了全新

的里程。雖然「年鑑」的記實性可能只能還給台灣文學比較貼切的存在位置，並不能立刻回到它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二十一世紀開始的台灣文學，是深受期待的，那是一種對舊世代的結束和新世代即將來臨的交替情懷，2001年台灣文學年鑑的編製，我們願以這種迎接新時代的心情來面對它，這些反映在「綜述」的部分。這裡有兩點需要加以說明的：第一，「綜述」並不代表我們編輯群的立場，原則上，它是開放的議題和開放的意見。編輯群只做好一件事，儘可能思索出關於台灣文學發展中、發生過的議題，以及可能的前瞻性發展見解，然後尋覓找出專精該議題的人士撰稿。雖然這些發言可能仍有個人主觀的色彩，我們認為即使嚴肅看待年鑑的記實性，也仍應保留「異見」思想的呼吸孔。第二，有些構想的議題和預想的撰稿人選，由於我們無法預料的情況或撰稿人的婉拒，出現在年鑑的最終「綜述」面目，和原始編輯構想是有差距的，至於所述內容和我們編輯群想法的差

異，我們並未積極介入，保留撰稿人的意見，或許才是台灣文學察納雅言的正道。深度報導的部分，也有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但報導終究是報導，雖然每篇都有負責的撰稿人，原則上，我們儘可能做到沒有報導人個性的發揮。

二十世紀結束時，存在台灣文學界的諸多紛爭擾攘，並沒有因為舊時代的過去而告一個段落，多元化的議題，正被人以「異見」紛起，做無限上綱的詮釋，兩極化的意識對話，仍不斷出生新的戲碼，並沒有所謂可以寬宏、包融解釋的台灣文學觀，「論爭」儘管延燒的還是一些老話題、舊議題，也不影響台灣文學既定的發展方向，畢竟台灣文學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長期諸多歷史因緣的累積，誰也不能一手推動什麼，也不能一手遮蓋什麼，做為文學年鑑的編輯者，我們深有體悟，讓年鑑回歸歷史的真實，就是我們的最高任務，我們不會強作歷史的解人。雖然如是，並不表示我們沒有察覺這些紛紛擾擾，可能帶來的影響，也並不表示我們沒有自己的立場和意見，但我們堅持「年鑑」不是

表示個人立場的合適場域。在所謂「文學年鑑學」逐漸蔚起之際，我們願意以實際的行動為「年鑑」做註腳。

至於「綜述」議題選擇方面的意見，我們以對「哈利波特現象」的關注，表達我們對新生事務，新的文學風潮——奇幻文學風潮的「正視」。嚴格說來，奇幻文學的大眾文學、休閒文學的特性，已經全面掩蓋台灣文學的文學屬性，已經遠超過「年鑑」的鑑測範圍，但若從廣義的台灣文學現象觀察「哈利波特」橫掃台灣出版市場，風靡台灣讀者群，難道它不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社會的文學閱讀現象和文學與社會的距離，不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學議題嗎？

「台文書寫」、「女性文學史書寫」、「教科書教材的本土化」、「原住民文學觀察」都不是新而陌生的議題，卻是不斷被討論的話題，所以不論話題中存在的爭議性，或者議題中存在的問題，都使得討論歷久彌新。教科書的台灣素材比例偏低的文學教育教材問題，和歷史、地理、音樂、美術、公民等人文教育科目的情形，大同小異，一向為

台灣文學界及教改人士所詬病，但民間教改人士原本寄望的「高中國文教科書開放民間版」迄今2001年止，已足足實施了三年，在曾經多達七種版本競爭的情況下，台灣素材的文學作品，顯然並未在高中國文教科書中獲得應有的存在位置，教改人士正蘊釀新一波的改革行動方案，並展開民間版教科書的本土化現象評鑑。

「網路文學」方興未艾，在年鑑的綜述裡討論這個議題，是純就台灣網路文學與對岸中國網路文學隔岸交手的經驗，提出檢討。網路文學在e世代的生活空間裡，佔有一定的份量，其實也意含著「台灣文學」中的「台灣」，無論在地理、政治或文學的符號意義的淡化和去化，和對岸網族的交手，是否意外激發網路文學的新思

考，值得我們拭目觀察。

關於本書的人名、書名檢索，為考量全書篇幅容量，在紙本版稍做節制，即第一至第四章全取，第五章「名錄」則僅摘錄各校台文課程之師資名錄、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發表人、文學獎得獎人、博碩士論文撰寫人等四項，其餘資料將於網路版補足。另外，本編所蒐資料、圖片及文字引用，雖盡力註明出處及版權，但由於編務倉促，若有疏漏，責任端在我們，如蒙指正並海涵，至為感謝。

當我們完成2001年台灣文學年鑑編製的「初體驗」之際，我們想說的是，一部盡善盡美的文學年鑑的編成是可遇不可求的，卻從未影響我們為台灣文學求真存真的決心和信念，有不足之處，尚祈不吝指正。